救赎

阿 来

这些日子，读了两本听说过很多年的书:《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

这是两本读来让人心生惊悸的书，本来我以为是小说，有很强自传性质的小说。但作者自己的说法——至少在《好儿女花》中，她不止一次明确指认《饥饿的女儿》是一部自传。那么,《好儿女花》也可以视为是自传了。锋利的解剖,勇敢的坦陈,因为深挚的爱恋，因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世界还怀有美好的期待。

作者写第二本书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她说,写这样的书,既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女儿。而在这两本书,母亲之外,另一个主人公正是那个既为女儿，如今已成为母亲的作者自己。女儿与母亲两个形象相互映照，才是这本书开启情感之门的锁钥之所在。

此时，在一个清晨结束了漫长的阅读过后,我一边写下这些文字，一边强烈地感觉到这在我可能是一次错误。

对于如此坦率真诚的写作，如此勇敢的写作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自己可能犯错还有另一个理由。

这三本书的作者是虹影，在我还是一个文学上藉藉无名的初学者时,她就已经很有名了。当她把叙事性的作品也写得很有名的时候，我还在似乎毫无前景的黑暗中摸索。而且,依然没有读过她的书。那时，虹影在媒体上常常是一个话题或者某个事件，我总是对成为话题与事件的人物抱有某种警惕。

如果不是几个月前和她见了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面，一起吃了主办方请的一顿午饭,除了互相认识，也没有深入交谈。晚上,再见面，是在一个地方喝德国啤酒,吃德式香肠。她和出版社社长商量三本书的重版事宜。我在旁边和别人聊天。记不得我是怎么加入他们谈话的。那时,酒已经有些上头了。酒会让身体和脑袋都变得轻飘起来，这种感觉会让人暂时摆脱了现实的压力与拘束。也许就是在那样一种情形下，我居然应承要为这三本书中文版的再版写这些文字。

后来，一边后悔这个贸然至极的承诺，一边还是找了她的书来读。

在这个过程中，真的为作者表现出如此的勇气感到震惊与佩服。当下,我们大多数的文学早已学会用一套娴熟的技术掩去现实的残酷，用中庸的温情遮掩着放弃了对人性弱点与黑暗的开掘,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试图从正面表达爱意时，也总是显得虚伪而孱弱。但虹影在涉笔与中国一部当代史密不可分的家族经历时，不回避，不躲藏，从家庭成员复杂的关系入手，坦率而直接地写出了时代，写出了一个城市被长期遮掩的一个残酷的角落。更为难得的是，作者意图并不止于暴露和控诉，而是专注于幽暗的同时也闪光的人性开掘，专注于曾经的青春所经历的中国式的残酷挣扎与成长，以及更多生命从坚韧充沛走向衰竭与消亡，专注于这些生命如何在这个过程动植物般生存却进行着人的自我救赎。

救赎——不能通向哲学，但至少通过亲情、爱情，达至中国人朴素的宗教感。虽然宗教感中也充满宿命,但这就是人,出身于脏污现实中的人，挣扎求生,作孽而又向善,身行丑陋却心向美好。

三天后的本周六,我要去一个图书馆讲讲非虚构文学。我将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非虚构文学为何开始越来越多被有思想的读者喜欢。我想,其间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虚构的文学正在大面积地从现实撤退，尚未撤离者也正以中庸的温情和精致的美学遮掩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生活的残酷与艰难。

那次答应写这篇序文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能代表今天城市光明繁荣那一面的场合，可以用来证明我们终于过上了中产生活。那样的场合适宜谈论风花雪月，适宜大家共同憧憬即将到来的更为丰裕的物质生活。但是，这三本书让我回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程度不同地经历过的真实生活，共同置身其间的残酷现实——从肉体到精神。我们跟书中那些人物一样，有着黑暗的记忆，我们都需要情感与灵魂的救赎。如果我们没有勇气与能力自我实现，而且这个社会也没有人提供这种灵魂的指引，那么，我以为这三本书，尤其是《饥饿的女儿》与《好女儿花》，也是一种间接的启示。

本文为虹影作品《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你照亮了我的世界》(四川文艺出版社)序，有删节。

序跋精粹

不能忘却的记忆 (中国画) 沈香吟

她与他

徐慧芬

有一个女子，好像老天嫉妒她的出身，特意把她父母长相上的不足集中起来安在她身上。她越长越大的时候，家里人开始为她将来择偶发愁。但是当她可以谈婚论嫁时，社会观念已发生变化，她竟然找到了一位仪表堂堂的郎君。

开始几年，家庭生活颇和谐，她的夫君在丈人丈母的影响下，一路升迁，仕途辉煌。渐渐地，丈夫嫌她了，嫌她难看带不出去，随着老丈人退了下来，丈夫后来竟将她抛弃了。

她伤心，好在她有一份前景不错的事业，也有人脉，不乏周围人的关心。一天有位朋友带来一份征婚启事找到她。启事这样写着：离异，长相不俗，家境优裕，因感情受过创伤，美女免谈，丑妻为宝。

她与他约会了。她问，为啥拒绝美女？他说，我过去的老婆就是美女，爱虚荣，一天到晚喜欢听好话，我是老实人，不喜欢虚言假语，她就嫌我戆，后来就把我踹了。其实结婚初，我就对她说，你不是看中我的人，你是看中我父母银行里的钱！

她问，那你现在对她还有感情吗？他说，过去我是当她唐僧肉，现在我就当她猪头肉！她被他逗笑了，又问他：你当真要娶丑妻，觉得我很丑是吗？他点点头。她微愠：我怎么个难看法？他打量了一番说，你眼睛小得像绿豆，又是塌鼻头，皮肤又黑又粗，看得见毛孔，不到四十的人，怎么眼角会有那么多鱼尾纹，一双手也像男人手……

她被他说得脸色发红变紫转白，像是衣服被剥光了。她噙着眼泪回到家，一头扑在床上，大哭起来。她活了几十年也没碰到过这么“超级老实”的人！她觉得实在太可怕，难怪他老婆要蹬了他。

平静下来，她也开始反思自己前段的婚姻。结婚以来她从没对丈夫说过一句动听的话，而丈夫一对她说好话，她就斥他虚伪，说他，你不是看中我的人，是看中我父母的权。他每一次晋升，她一字不提他的努力，总是奚落他小人得志了。就像现在那位超级老实人让她无地自容一样，她也一次次将丈夫的脸面撕得粉碎。难怪他羽翼刚丰，就急不可待飞走了。

过了几年，她终于有了比较称心的婚姻。婚后有一天她还是忍不住问丈夫，当初怎么不计较她的长相而找了她。她的丈夫是这样回答她的：你确实不漂亮，但你有不俗的气质，你虽出身富贵，但你能平等待人，善解人意，没有骄横气，这是我所看重的。

她的眼睛潮湿了，她明白，自己的改变真还应该感谢那位超级老实人。

问苍山

张胜云

平生碌碌稻粱谋，
长愧弓腰不自由。
芳草易衰花易谢，
旧情难了志难酬。
晨昏梁柱双飞燕，
风雨江湖独泛舟。
面对苍山唯一问，
青春已逝可从头?

知青子女

孙小琪

飞机降落时不到清晨5点，下雨，窗外夜色迷蒙,阵阵风雨打在舷窗上。坐了一夜飞机的乘客纷纷起身,一面嘟哝着,这么大的雨。扩音器响了,说外面下雨,请大家准备好雨具。是男声,很年轻。想起一路上跑前跑后的那位，身材纤细，帮助旅客上举行李安放时，我担心他有没有足够的力气。是他在广播吗?打开的机舱门旁,年轻的男女机组人员，细心地关照大家准备雨具，还递上了纸巾，有凛冽风雨中的温暖。他们是不是知青子女？脑子里冒出一个奇怪念头。

知青的“青春无悔”还是“蹉跎岁月”，讨论或是激辩很久了。那天，纷乱中，疲倦的邻座怔怔地说，我跟你说个故事。那是她在教学中认识的一个外来小伙，学习技能十分努力。毕业后，几次见面，次次不同。先是在一家修车店打工；不久做了小领导，管着店面；再后来自己开了公司……小伙子越来越忙，越来越沉稳，日渐练达后面少了天真和单纯。见老师的礼数，却是不变的。他总是认真回答她的每一个问题，满手油污，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的时候；着深色西服套装，雪白的衬衣熨得没一丝皱褶的时候，都一样。“我能感觉他身上有一股劲，执着，一步一步走，不焦躁。”她告诉我。有一次，小伙子请她喝茶，静静的午后，他说，你是教我本事的，我感谢你。我是知青子女，爸爸妈妈想回上海时，家里亲朋没有一个愿意接收落户口的，没有钱没有房，要凭空添一家子人，真是怪不得他们。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就要靠自己了，所以我一定要学好技能，要有本事。我要在上海站稳脚跟，我本来就是属于上海的。

大约过了一年还是两年，再见时，他轻轻地说，他租了房，把爸爸妈妈接来了。“他们做梦都满是上海啊!”年轻的眸子里几乎浮起沧桑。爸爸妈妈开始不肯，说自己老了，帮不了什么，来了会给儿子添麻烦，会影响儿子找对象。小伙子瓮声瓮气：“那样的对象，我不会要的。”经不起软磨硬泡，爸妈还是来了。“我再看看，有可能就开连锁店，他们要愿意，也可以做点事，那样心情会好。他们只有一个晚年了。”

另一个故事，关于街边咖啡店的。那是曾为租界的僻静马路，周遭没有多少店面。一个小小的长宽都不足十米的店面，装修精致古朴，里面各种研磨咖啡果汁的机器，洁净整齐地紧紧排列。有点不同凡响的是，铺面外侧街沿上有几只高脚凳，浅浅的半圆靠背，会让倚着站着的顾客感觉稳妥。铺面两端，立着两个圆柱般的透明家伙，像灯，也像火炉，火苗在里面呼呼往上蹿，挨近了，是温暖的。早春、深秋或是冬季，那情景因独特而吸引人。站着或倚着高脚凳的，常常是脚边放着粗帆布旅行包，大胡子眼窝凹陷的外国人，三五结伴，慢慢聊。这装潢配置，很容易让他们想起故乡，地中海边上，还是其他哪里。

店主是个寡言的年轻人，看得出，总在用心做。也许是因为兴趣，他端出的咖啡，盈盈的表面有花纹，枝叶对称，花朵活泛，像艺术品。喝咖啡的人总要多欣赏一会儿，有时就会抬头看看店主，会心一笑。

店主有他的心事。四十多年前，花季的母亲离家去了边远的山村，后来和贫下中农子弟结为夫妻，生下他，从此与上海渐行渐远。几十年天翻地覆的变化，母亲却还在村里，她的模样和口音，都变得和当地妇女无异。母亲老了，白发丛生。父亲永远怀疑母亲想回上海，母亲的眼神充满哀伤。儿子长到和父亲一般高时，她说，你去打工吧，到上海去，到上海去。于是，他来了。打拼好几年，开出这个咖啡店。偶尔，没有顾客的时候，他会看着马路发呆，如果有一个女孩走过，他就想，当年母亲就是这样在上海的马路上走的……他要全力挣钱，要有自己在上海的家，要把母亲接过来。

知青们开始老了，为一个时代的困惑仍在绵延。知青子女已然登堂入室，顾自掀开了自己的人生篇章。

浴血气节的见证

汪 悠

“我怀着探胜与冒险的混合心情，踏入这十里洋场，死寂和窒息的气氛，使我感到沙漠式的荒凉；终于发现了一片绿洲，上面生活着八一三时代的战将，他们用血肉写成的史诗，像传奇似的在中华儿女的口中称颂，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所赞扬!”这是1939年6月记者王云波探访公共租界胶州路上的“孤军营”后写下的一段文字。

在王云波的眼里，四行孤军的指挥官谢晋元团长是个伟岸的英雄,“魁梧的体魄和伟大的人格一样坚强。沉默寡言，象征着充实；讲话语调，发出坚决的声浪”。没错，四行仓库保卫战乃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役，也是最鼓舞全国人民抗日斗志的一战。在团副谢晋元和营长杨瑞符的率领下，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一营452名官兵（对外号称800人，以壮声势）以四行仓库为依托，沉着应战，击退日军轮番强攻，顺利完成了掩护主力部队退却的任务。

此役之后，谢晋元奉命率部退入公共租界。原拟借道至沪西归队，不料租界当局慑于日军重压，临时变卦，将四行孤军羁留于星加坡路（今余姚路）胶州路一带的营地内。在“孤军营”里，四行壮士们失去了人身自由，军营四周砌有高墙，墙头织着铁丝网，万国商团的士兵日夜巡逻戒备。且不说营中的伙食粗劣，谢晋元等就连悬挂国旗、拍照等权利亦被剥夺。这才有了1938年八一一悬旗惨案的发生。1938年8月11日晨6时，为纪念淞沪抗战一周年，“孤军营”举行升旗仪式。不料，万国商团俄国队队长半路杀出，强行要求四行壮士降下高悬的国旗。由于事先已得到工部局方面的许可，谢晋元予以严词拒绝。数小时后，俄国队纠集400余人至营中，欲强行降旗，冲突就此爆发。其间，四行孤军共被殴伤111人，4人伤重不治。谢晋元义愤填膺，一面号召全体将士绝食抗议，一面致书公共租界当局，严加声讨。他在函中斩钉截铁地写道：“人生有比生命更重要者，辄为吾人之人格与精神，生活之苦非所欲计较，但求合法之待遇。吾人为君子，光明正大，所有不合情理之限制压迫，任何能加予吾人精神之刺激者，均非余等所欲见。”在四行孤军的强烈反抗以及上海各界的声援下，工部局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谢晋元团长这封义正辞严的信函即收录于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中国近现代名人函札汇集之中。

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曾派员面见谢晋元，许以陆军总司令的高官厚禄，企图拉拢。谢晋元铁骨铮铮，对来者严词斥责：“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以保国为民为天职。余志已决，决非任何甘言利诱所能动，休以狗彘不知之言来污我，你速去，休胡言。”驱走汉奸大快人心，谢晋元却因此成了汪伪的“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4月24日清晨5时50分，营内按例出操，点名时发现郝鼎诚、龙耀亮等4名士兵缺勤。待4人到场后，谢晋元当面给予申斥。不承想，郝鼎诚等早已为汪伪收买，预谋加害谢团长。他们倏地拔出匕首等凶器刺向谢晋元。谢猝不及防，左太阳穴等处受重创，血流如注，壮烈殉国。噩耗传来，举国震惊，申城30余万民众前往“孤军营”吊唁。重庆国民政府追认谢晋元为陆军少将。他的灵柩被安葬在营地之中。当年公祭谢晋元的珍贵影像即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两次淞沪抗战照片集内。这些历史照片连同谢晋元的亲笔函札无疑成为四行壮士浴血气节的真实写照，当为后世所缅怀和景仰。

十日谈

档案文献遗产

盛氏父子的档案情缘，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小启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会不会想起我曾给你写的情诗?春天万物萌动,都不及爱情来得浓烈甜蜜。

十日谈发起“情书”征文,欢迎来稿分享你和TA留在纸上的爱情见证。

投稿邮箱:xwq@xmwb.com.cn。